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下

乙巳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稟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集覽 澤潞即昭義藩鎮也有州五曰郴汾晉澤潞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劉貢父曰漢謂騎士講武為都試 質實 澤潞二州名注見肅宗乾元二年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産空於杼柚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洎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

能集覽杼柚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六年椎剽椎傳追
用反剽匹妙反索隱曰椎殺人而剽掠扉屨扉
扶味反草履也質實獨孤及洛陽人隴西郡名注見
左傳資糧扉屨秦王政三年僕射官名注見秦
始皇三十四年巴蜀二州名注見楚
義帝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發明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盛德事也徐而考之
僅有獨孤及一疏頗切於時且不能用則餘
可知矣故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能用
其失一耳宜乎綱目亦不書獻言之人也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
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
遣兵戍集覽利我不虞利幸虞度也不虞猶奉
奉天言不意也我不虞度則彼之利質實天

縣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

旱

米斗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集覽裴諝姓名也史炤曰諝思呂反　質實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榷酤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書法郎中爾何以書嘉服義也書交予之

劒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劒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質實劒南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發明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固已論之矣嚴武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而亦得書其爵何耶唐自中葉凡節度之卒不以逆順賢否皆書爵者初非褒美之也正以著藩鎮之強耳故自是而後迄于五季例皆做此觀者不可不知

畿内麥稔

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什一之法注見大歷十四年

書法　麥稔不書此何以書譏取民也是舉也第五琦為之終綱目書大稔四詳高宗永徽五年書麥稔一而已

發明　上書旱此書麥稔亦足見饑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內則四方萬里之外又將若何雖曰幸之實亦傷之也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

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名還京師以鄭王邈為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已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集覽 成德成德藩鎮自李寶臣始有州四曰常冀深趙魏博魏博藩鎮自田承嗣始有州七曰貝魏博相磁洺衛相衛相息亮反殷王河亶甲居相即此後魏置相州今彰德府是也衛古汲郡也在漢為河內朝縣周武帝改衛州盧龍盧龍藩鎮自李懷僊始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嬀檀

質實 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鄭州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相衛二州名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衛注

見秦王政
六年朝歌

書法　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正已何譏也親逐節度而使為留後且賜之名不振甚矣故以鄭王邈為節度不書書留後譏不振也逐殺主帥命為主帥自代宗始於是平盧李懷玉西川崔旰盧龍朱希彩淮西李希烈綱目悉書之

發明　肅宗乾元元年平盧帥王志元卒裨將李懷玉殺志元子推侯希逸為主將迨今首尾八載蓋希逸乃懷玉所立宜其復見逐於懷玉也夫天子制公侯伯子男所以辨君臣之分嚴上下之防耳唐惟不謹於此故亦卒亡于藩鎮此則理之必至者也書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則唐人紊亂名分自生厲階使人道變為禽獸中國胥為夷狄曉然見矣逐節度

而為節度逐天子豈不為天子乎吁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集覽寶輿輿本作舁舁車也以七寶飾之鹵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

書法 終綱目書講經者三宋己丑年魏主丙寅年梁武帝甲戌年梁主繹皆親講也此非親講則其書之何自內出也故異教有自內出必書仁王經自內出則書是年盂蘭盆自內出則書大歷三年皆所以病代宗也

發明 是時大盜雖平然藩方跋扈夷狄憑陵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

蓋王縉杜鴻漸為之相而魚朝恩為之將三人皆佞佛者也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來㡬寇警侵迫虜至則罷講虜退則復講甚至作章敬寺度僧尼出盂蘭盆紛紛交舉大歷之政日以紊矣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皆所以深貶之也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党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剌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

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冠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仁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為兵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朝恩從禁中擁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冠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

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来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来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

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
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
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
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
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
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
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
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
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
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
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
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
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
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
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

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
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為僕射
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
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
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
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恐懷
恩驍將逃入外夷請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
恩之姪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來降党項帥鄭庭郝
德等亦詣鳳翔降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
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
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
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
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
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
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又曰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藥

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令子儀之誓初若重大嚴毖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集覽奴剌即渾奴剌也吐谷渾自稱曰渾主故以渾奴剌名之剌盧達反盩厔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錯愕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捐館捐余專反棄也禮婦人死曰捐館舍顏師古曰蓋亦通稱也不欲斥言曰死故託云捐館未得與北軍齒齒謂舉列如齒也言猶在北軍之下鏖戰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師貞丈人吉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貞丈人絕句丈人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伊川先生傳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師之

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拔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質實 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大人子稱父曰大人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酹地以酒沃地也靈臺縣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解嚴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穰苴既誅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淮陰侯起於微賤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韓信

書法 書受盟何不以足加首也然與請盟異矣凡内與外盟其辭有四請盟卑辭也受盟順辭

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終綱目書誘入寇二是年僕固懷恩後晉癸卯年楊光遠王恢誘匈奴不與焉書蠻夷受盟二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書請盟一高祖武德九年書與盟一德宗貞元三年書來盟一穆宗長慶元年

發明子儀輕騎見虜之事膾炙人口至今以為美談然非忠信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秋書二虜入寇子儀出鎮奉天於冬書懷恩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至此又書虜入寇名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閏月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考異提要作十月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集覽戎落
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落居也人所聚居故謂村落屯落院落聚落質實路嗣恭三原人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質
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實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漢州刺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初嚴武奏將軍崔旰為漢州刺史將兵擊吐蕃連拔
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武作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寵
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英乂為節度使旰
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

又英乂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不至英乂怒自將兵攻之大敗而還玄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此宣言英乂反而襲之英乂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於旰邛州牙將栢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巙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集覽攘地高誘曰攘猶拓也推也李昌巙昌巙姓名巙奴刀反史炤音渠誤矣質實漢州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一統志龜反云簡州本漢犍為郡之牛鞞縣晉因之宋齊屬蜀郡西魏改陽安縣於縣置資州及武康郡後周徙資州治資中隋初置簡州後罷唐初復置簡州後又置清化軍宋復為簡州領陽安平泉二縣元廢平泉以陽安縣省入至國朝初改州為縣屬成都府普州注見高宗顯慶三年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臨邛瀘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江陽

流顧繇於錦州考異 提要錦作綿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坐流錦州 質實 華原縣名未詳沿革錦州未詳沿革

考異作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

丙午 大歷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質實 祭酒官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書法 復補何久廢也書喜之亦悲之終綱目國學書復者二乙丑年年齊是年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二月

釋奠於國子監

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集覽 釋奠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

常參官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也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洪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也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

書法 非親祀也則何以書為朝恩書也於是朝恩帥軍將聽講子弟皆為諸生至乃自謂才兼文武書傷之也終綱目書釋奠二

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惟此非美辭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集覽 門籍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通籍仗家注見高宗永徽二年仗下 質實 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以杜鴻漸為劍南東西川副元帥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崔旰戰於梓州敗走旌節皆為所奪鴻漸至蜀境聞之而懼使人先達意於旰許以萬全旰畢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至成都見旰接以温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巙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集覽干紀謂干犯紀綱也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

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質實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韓彭謂韓信彭越也二人乃漢高帝時良將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考異以下漏宦者二字按凡例宦者除拜加宦者字或謂乾元元年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已書宦官然漢單超兩書宦者不厭辭繁則此判國子監前所未有亦當加宦者字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成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集覽均

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鼎賀常袞京兆人
折足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賀實

書法宦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復補悲之書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重悲之

發明朝恩既為天下觀軍容處置使今又判國子監事則是文武大柄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唐室為無人矣其為夙沙衛也不亦大乎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考異上當作帝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集覽緡錢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書法書譏賄也與生日罷宴者異矣終綱目書生日四詳太宗貞觀二十年書上壽二漢明帝

永平十七年是年

十一月停什一稅法

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多流亡至是停之

書法　書停什一何予之也什一古法也停則曷為予之曰往年畿內麥稔第五琦請稅其麥畝收什一曰此古什一法也行之甫一年民多流亡及是而罷書曰停什一稅法幸之也

十二月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

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其剽掠擅留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

身授之智光嫚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屢請討之不許集覽同華同本漢馮翊地後魏改同州華本後魏東雍州西魏改華州質實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以陳少遊為宣歙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集覽桂管即秦之桂林郡漢置零陵郡梁立桂州於蒼梧鬱林之境唐置桂管管猶府也宋陞靜江府宣歙宣即秦之鄣郡漢改丹陽郡今寧國府

是歙在漢丹陽邑隋置歙州宋改為徽州治歙歙縣歙失涉反

賔賔 桂州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桂林宣歙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歙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

丁未 二年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考異 斬當作誅

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賔賔 渭上 渭水之上注見漢高帝五年

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

之囚瞍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瞍數十

集覽薄天子不爲薄輕之也謂天子不足爲也

質實一統志云昇平縣名唐初所置宋熙寧初省爲鎮故址在延安府宜君縣西北三十五里

夏六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爲西川節度使

杜鴻漸請入朝廣爲貢獻因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爲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

發明前書崔旰殺西川節度使繼書以杜鴻漸爲東川副元帥未聞有討賊之功也至是書鴻漸入朝以旰節度西川則是鴻漸不惟不能成功又反與賊爲地而朝廷亦不問曲直遂與之節鉞

耳比事觀之

厥罪惟均矣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無恙飯千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

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冦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冦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胡氏曰人死而冥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舍父念母毋乃悖於人道乎

集覽 賜莊先蒙所賜之莊田安史皆有子禍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史思明為其子朝義所殺胡僧不空胡虜之僧也名不空九年死謚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

質實 曲江地名注見德宗建中二年華清宮館注見玄宗天寶六載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書法 作寺非上命不書朝恩作之則何以書為太后冥福作也而況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助

自漢唐以來之勳臣功名最盛而福祚克全者以郭子儀為首稱非其得于天者獨厚也良由篤棐謙冲不敢以功業自矜故能終身顯榮蘇施後世覩其自

之乎上書作章敬寺下書章章敬寺則與上命無異矣故從湘宮永寧例書之

九月吐蕃圍靈州冬十月路嗣恭擊却之○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己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

能禁蔡乃謂數語其不識過人

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質實蹉跌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

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尼千人考異上當作帝

書法書聽民出家多矣晉成帝咸康元年壬申年魏辛丑年隋未有書人數者書千人甚之也又其甚有書度僧萬人者矣庚子年閩主曦佛寺書幸始此終綱目佛寺書幸二是年懿宗咸通十二年捨身講經不與焉

發明一家奴作寺而為之臨幸比事觀之失可知矣

○三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夏四月崔盱入朝

復使還鎮

旰入朝以弟寛為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寛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

漢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來朝書遣還鎮有之矣據田弘正劉從諫安審琦未有書復使還者書復使還特筆也其特筆何譏失刑也崔旰前殺節度則罪人也於是入朝可以除之而弗之除復使還鎮唐之不能刑甚矣故特書復

徵李泌於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集覽 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皆唐制正五品官也 質實 蓬萊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衡山注見肅宗至德二載

書法 泌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曷為復書泌之初至急義也於是而不至則君臣朋友之義缺矣故書泌至貴之代宗雖素善泌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泌可知也卒之無所建立而俛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攄矣故從恒辭書徵

追謚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

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鄒使尚
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
倓曰承天皇帝胡氏曰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
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
裔數致隆
馬則可矣集覽岐薛岐王薛王也後皆追謚為太子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
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畧副使朱泚及弟滔共殺
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
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
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
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
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懐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懐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之

實回紇匈奴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内出盂蘭盆賜章敬寺

内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集覽盂蘭盆釋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

後毋得食也釋氏要覽曰梵語盂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盆則中華器也華梵雙舉或曰盂蘭盆天竺國語猶言救倒懸今人設盆以為供誤矣

八月吐蕃寇靈武質實靈武縣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王縉代之兵馬使王無縱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擒斬之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

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吐蕃遁還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

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質實 李晟洮州臨潭人大震關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凡書屠譏也此其書屠何吐蕃為暴甚矣至是一逞志焉而華夏之氣少振書曰吐蕃遁還予功也於是李抱玉使之不書書李晟歸其事於晟也終綱目書屠八詳漢初乙未年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

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集覽 掌漏者主掌刻漏之人漏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質實 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凉邠寧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流言注見漢元帝初元五年

己酉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

甲以從者三百人予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巳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質實

反間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冊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

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馬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集覽 我於使人乎取之使人將命者言我今於汝取索不足之賄馬歲至自乾元以來每歲來求和市吾數皮而歸資數計也言馬之死者我卻亦計其皮之數而償以值

書法 先是嘗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矣不書此其書何予存厚也懷恩既死上以舊功養其孤女至是嫁之可謂厚矣故雖冊為崇徽公主不書以懷恩女書所以志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還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朔方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貭實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渠帥注見廣德元年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塟胡氏曰鄙哉杜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也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期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曽子疾病易簀而死君子之不肯一息安於

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豈有將死而髡首以為達哉集覽曾子疾病易簀而死記檀弓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注簀音責牀第也第側吏反言病雖困猶執於禮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書法十二月卒譏貪位也冕嘗相矣於是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仆地若此而猶拜焉其貪甚矣故朕書譏之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乗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陜州節度使皇甫温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温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温以自助也載又請割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皇甫温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温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塟赦京城繫囚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勿有憂懼胡氏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

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其至於無可柰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質實

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天興縣名注見周顯王八年雍神策軍注見德宗建中四年寒食清明節前三日也陸翽鄴中記并州之俗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食之中國以為寒食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發明

代宗去三宦官書法各不同李輔國書盜殺程元振書流放魚朝恩書伏誅葢代宗面責朝恩異圖數其罪而戮之故綱目亦得正其誅也雖然代宗既知宦者之弊屢煩處置今既勦除元

惡盡亦修復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黄衣廩食止於守門傳命然後盡挈兵柄歸於將帥庶幾禍根屏絶今則不然遂使宦者因仍自若迄爲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爲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悦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集覽試謁句絶本作判官院僚

書法唐世書吏部尚書四矣詳太宗貞觀十九年未有書吏部侍郎者書徐浩何譏賄也自是書吏部侍郎凡四書徐浩以志元載之賄書崔羣以志穆宗之私書韓愈以志逄吉之欺書陳夷行以志嗣復之忌皆譏也

秋七月京畿饑斗米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

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范氏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

質實　江西觀察使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發明　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為相泌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載雖凶險亦豈遽能加害況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拂袖而歸隱身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綱目書以泌為江西判官文無貶詞然以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衡山之事觀之則非其類矣惜哉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集覽 扶文二州名扶州在隴右文州在平陰道西魏置州汧隴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皆在扶風汧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隴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梁岷今成都府古梁州也今西和州古岷州也或曰梁州溫江縣西二里有岷江故曰梁岷關輔關中有三輔故曰關輔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扶文二州名扶本西魏之鄧州後改為寧州唐初為扶州大歷中廢為鎮以屬文州元領同昌帖夷尚安鈕川四縣俱廢故址在陝西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

境西文後周所置治陰平郡隋初郡罷煬帝時州罷唐初復置文州德宗時以舊城在平地遂移於故城東四里高原上即今陝西文縣守禦千戶所城是其故址梁岷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隴坻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考異討當作擊

蠻酋梁崇牽據容州與西原蠻連兵攻陷城邑容州經畧使王翃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爲難翃曰然則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兵與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翃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拔容州擒崇牽集覽西原南蠻有黃氏是也王翃姓名也翃音胡萌反質實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一統志云容州本漢合浦縣地晉分置

宕昌縣梁改曰陰石縣兼置陰石郡隋初罷郡改縣曰奉化後改為普寧屬藤州唐初改置銅州貞觀中改為容州因有容山故名天寶初改為普寧郡乾元初復改置容州宋因之元改為容州路尋復為州焉國朝初改為縣以普寧縣省入屬梧州府王翃晉陽人翊之弟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以少良頌珽離間君臣敕付京兆皆杖死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

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范氏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已卑乎胡氏曰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其死亦宜矣陸珽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善少良言之而怒頌珽泄之也然代宗誠欲治載則以少良所訟召百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肆諸市朝可矣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乎

集覽 方命馬融曰方放也陸德明曰方或音放應劭曰謂放棄先王之命令也

正誤 方命今按方命逆命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

質實 肆諸市朝注見隋煬帝大業四

年有司所駮注見僖宗廣明元年

以韓滉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冠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　質實　韓滉長安人

壬子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　集覽　鴻臚寺鴻臚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寺注見昭宗天福三年　質實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發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當開國之初小人尚不可用況夷狄乎唐肅宗志圖欲速之功借兵紇虜雖於克復二京不為無補然恃功驕恣患亦不小當其東都殺掠之時綱目畧而不書猶以其有功於國為之隱忍至是唐朝報之已厚乃復暴横不已是以難從末減況其附會吐蕃入寇郊畿我亦有詞可執代宗于此正當待以國門外之制護送出境然後謹守疆埸嚴為之防可也置之輦下聽其恣横尚何以為國哉書曰回紇使者犯朱雀門則唐人好與夷狄共功之弊不可揜矣有國有家者尚鑒兹哉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　質實　盧龍道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發明　朱希彩殺李懷仙而自立不五年間又為將吏所殺唐人無政固不足道而出反之報亦甚昭昭比事觀之其理著矣

癸丑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郡

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脇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崿知留後　集

覽孚巾各反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

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集覽按堵將士皆安然如墻堵之不遷動 質實永平節度未詳沿革滑亳二州名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夏五月貶徐浩為明州別駕

徐浩妾弟侯莫陳怤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薛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列其狀敕禮部侍郎于邵等按之集覽侯莫陳怤邵奏邕罪在赦前上怒皆貶之朝廷稍肅

侯莫陳怤音敷名也侯莫陳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美原耀州美原縣屬京兆府

質實明州注見僖宗乾符四年一統志云美原唐之縣名屬京兆府本後魏之土門縣地元省之故址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六十二里于邵萬年人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胡氏曰古者國有馬政況為天子審

欲畜馬繁者開元故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日滋月益何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其損不亦大乎集覽八坊監牧之地周書馬也自貞觀至麟德馬數蕃息於岐幽涇寧之間置八坊為四十八監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質實乾元肅宗年號監晉居陷反

發明書回紇使者辭歸而載市馬之事於下唐朝非固真欲得馬者也不過順適虜意而已審如是曷若厚其歲賜而絕其市馬乎不然彼固自謂吾以馬而得繒帛爾適所以啟戎心之無厭也

秋八月朱泚遣弟滔將兵戍涇州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至是泚遣滔將五千騎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質實幽州

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質實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集覽郇模姓名也郇相倫反質實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東市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書法於是郇模獻言三十事不書獻言何郇模此舉近於行恠帝召見之可謂能盡下情矣書

召郇模入見

美召之者也

發明郇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獻之言未聞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冬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

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毁之而加平章事以褒之

質實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禄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虜所隔段秀實發

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胡氏曰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禆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馬人之智越遠矣集覽朝那注見漢文帝十四年掎其後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馴致馴船倫反馴致猶言遂致也質實一統志云宜禄縣名後魏所置屬南豳州隋唐

宋元俱因之今省故址在西安府邠州城西九十里秦原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原注同上六年高平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武侯蜀漢諸葛亮卒謚武侯

元載奏請城原州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

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集覽盡潘原盡於潘原之西境也一本潘作質實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隴山注見潘漢光武建武八年隴坻一統志云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界唐韓愈所謂雲横秦嶺家何在即此平涼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石門木峽二關名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南境内又有驛藏制勝木靖六盤五關皆唐時所置

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書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蓋惜之也綱目不以人廢言如此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彊十倍願更於諸道各

蕃精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集覽羌渾羌三苗姜姓別裔如党項之屬渾胡昆反本鐵勒諸部之號也如吐谷渾之類皆近吐蕃故連言之

三月詔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詔以永樂公主妻田承嗣之子華上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范氏曰齊景公諸侯也涕出而女於吳後世且猶羞之代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反以納侮畀替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集覽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春秋時諸侯也吳蠻夷也號為彊國吳嘗伐齊而齊亦未嘗服吳然齊侯畏而恥之因嘆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於是泣涕嫁女於吳以求和親焉若景公者可謂能安於屈辱者矣質實一統志云永樂本地名後周置永樂郡於此尋省入芮城唐初復置永樂

女尼據反

縣屬苪州後屬河中府金省為鎮故城在平陽府蒲州東南一百二十里

書法 下嫁未有書妻者此許嫁也其書妻何譏也妻者以為之妻也妻者齊也田承嗣廟祀安史父子謂之四聖其逆節可見矣以至尊之女而齊之逆臣之子非匹也故特書妻深譏之終綱目書公主下嫁十有四詳漢武帝元鼎四年書許妻者一而已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集覽 三藏釋氏法苑義林曰三藏者謂經律論也

質實 肅州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酒泉

書法 書死何夷不空也賊盜書死蠻夷書死書范增書莽母妻書莽太師王舜書莽大夫揚雄

賊之也書不空夷之也僧死未有書者此何以書贈司空爵肅國公書所以病唐也終綱目非蠻夷盜賊而書死者六詳漢王邦三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不空雖曰胡僧然贈以開府爵以國公故前史皆書曰卒而綱目特筆書曰死何哉彼以夷狄之民奉夷狄之教固當從夷狄之例也綱目之於夷狄雖其君長亦皆書死況不空乃其民乎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質實黎幹戎州人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書法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多矣不書雨於是旱未踰月書雨何予誠也先是京兆尹

令作土龍自與巫覡更舞上聞撤之減膳節用帝可謂知所本矣故特書予之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質實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國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崿帥衆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　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承嗣越境爭城耳書反何謫之而不奉詔是真反也況復陷洺衛乎綱目一字之貶不虛矣

發明 前書以承嗣同平章事又書以公主妻田華代宗之所以撫之者至矣而承嗣不免於反曷若任用人才修明政事振舉朝綱使之稽首順服如其旅拒則振揚天討有以制之乎比而觀之然後知姑息之政固無益也

郭子儀入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恠焉

聞者質實跋扈注見漢質
皆服帝本初元年
田承嗣陷洺衛州質實洺衛二州名注見
肅宗寶應元年○詔諸道不
得輒募兵○二月河陽軍士逐三城使常休明質實河陽
縣名注見昭宗天祐二年孟縣
三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
休明苛刻少恩軍士攻之奉兵馬
使王惟恭為帥上遣中使慰撫之

三月陝州軍亂

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大掠庫物觀察使李國
清不能制拜之而走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
陝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質實淮西節
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度注見

憲宗元和十年

夏四月敕貶田承嗣發諸道兵討之

初李寶臣李正已皆為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已皆表討之於是貶承嗣永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正已攻德州拔之忠臣進攻衛州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束身歸朝寶臣正已會圍貝州承嗣出兵救之平盧士卒以成德賞厚有怨言正已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渡河屯陽武寶臣遂與朱滔攻滄州不克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共擊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集覽平盧平盧藩鎮有州十二

曰鄆曹濮登淄青齊萊兖海沂密至憲宗元和間分為三道　質實　永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德州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陽武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冬十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李正已按兵不進

李寶臣襲盧龍軍

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因之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

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
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范氏曰寺人
貂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
鎮解體巨滑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
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
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
燕密令瘞寶臣境内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
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
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
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
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
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
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
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
寶臣曰河内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
寶臣慙怒而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

境以困之上不許曰集覽溘死溘渴合反說文奄忽也莊子溘然而死注謂奄

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然也字或作殪寺人豁寺音侍寺人閹官也豁通作

刁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豎刁凤沙衛注見肅宗乾

元元年

元元質實豎子即豎儒注見秦二世三年范陽郡名

年

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河内縣名注

見周赧王五

十三年野王

吐蕃冦涇隴李抱玉馬璘等擊破之質實涇隴二州名

涇注見漢光

武建武元年安定

隴注同上六年汧〇貴妃獨孤氏卒

追謚貞

懿皇后

書法妃卒不悉書此何以書譏惑溺也於是上悼

妃甚追謚貞懿皇后故書譏之武恵妃謚皇

后則書甍以為譏此其書卒何後
書壅貞懿皇后則雖不書甍可也

十一月田承嗣將吴希光以瀛州降賀實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國○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考異斬當作誅賀實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廣州注同上年南海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初田承嗣既請入朝李正已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發明按分註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然綱目不書表請者承嗣本無朝意姑以是欵兵耳況前書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未聞舉正其罪今乃無故赦之故綱目直書曰赦以見天討不能加威令

不復振之意若曰承嗣反逆未嘗屈服而朝廷自赦之也然承嗣實未嘗入朝而書入朝猶為唐人文其詞云爾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遊淄青李正已皆進兵擊靈曜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

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横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功讓之宋州刺史李僧惠爭功忠臣擊殺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質實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内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

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集覽】喧咽咽乙結反喧譁咽塞也　馬頔姓名頔徒歷反離立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注爲干人私也離兩也【質實】卒哭注見齊武帝永明八年偶語對言也

丁巳　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

書法　承嗣前書反書討矣未聞捷也以其請朝則赦之請而不至則復討之得其謝罪則又以釋之綱目不書請朝而書赦不書謝罪而書釋所以黜承嗣之姦欺著代宗之不振也綱目書既而釋之三朱雲上書言事得罪戾君集上書下其獄釋無罪之辭也田承嗣上書討釋有罪之辭也

發明承嗣跋扈既反復赦既赦復反請入朝而未嘗入朝代宗坐受玩侮皆無如之何今又書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則其姑息亦太甚矣尚何以為國哉噫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廟主胡氏曰元載王縉固有罪然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則付諸廷尉驗虛實稱輕重

而施刑焉亦奚以遽為哉今不詢在廷不歸司冦其
系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闒冐直加以反逆之罪并
其妻子俱受極典何哉以恩度之代宗固怨載矣蓄
其憾激其怒發其幾者必中人也李峴殺程元振者
而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久立相
位罪惡貫盈平時薰蒸賂習於上之聞聽者衆矣安
知非朝恩之黨報仇之所為邪且劉晏素附中人
魚氏之恨在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

集覽

醮祭也謂奏章以達其情悃於天也稱是謂他物
與胡椒相等也稱尺證反廟主注見漢光武建武
二年神主經邦不績經畫也如織
之有經緯言經理邦國而無功績

質實

括州注見高
宗顯慶元年
吳湊濮州人廷尉官名注見秦始皇二十
六年司冦官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

書法

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
也誅衛鞅誅陳豨誅產祿誅濞誅史歆誅董

卓誅馬騰誅步闡誅蕭誅祖約誅張瓘誅元鑒誅爾朱顯壽誅元載誅田希鑒誅劉銖直書誅而削去官皆甚快之辭也

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寛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踧踖之態者亦非也○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薄

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衮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捂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衮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公曰衮之辭祿廉耻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未可深譏也集覽守捉使守捉注見玄宗天寶元載堂封唐制宰相堂封歲三千六百縑至興元後纔千二百德宗時復舊質實䠞踖恭敬不寧之貌

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考異此誤書謚考證據提要當去文簡二

字分註

謚文簡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書法裴冕以十月同平章事十二月卒則書曰卒而已綰亦四月拜相七月而卒非間有事也

則曷為不以冕例書之綰非冕比也其卒也綱目尤深惜焉故特書贈官書謚

發明楊綰為相僅三閱月而弊政侈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前書綰平章事

初無美詞至是綰卒書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此屬辭比事之意也

以顔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衮

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質實 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凉

吐蕃寇原坊州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霖雨度支奏

河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戸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

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溆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范氏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滉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敢共為姦罔如此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與受佞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與

質實

河中府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池鹽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池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一統志云南浦本漢朐䏰縣地屬巴郡蜀漢立南浦縣後周改置安鄉郡尋改曰萬川屬南州隋改萬川曰南浦屬巴東郡唐初置南浦州尋改為浦州貞觀中改為萬州天寶初改為南浦郡乾元初復為萬州兼置南浦縣宋因之元以南浦縣省入萬州至國朝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澧州注見高宗上元二年寶應靈慶池注見梁武帝天監五

年鹽池

書法書度支奏何罪罔上也故先書霖雨而度支之肆罔見矣是故黄龍遊江則書越嶲郡上漢平帝元始元年黄龍見則書巴郡言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河水清則書青州言陳壬午年齊河中瑞鹽則書度支奏是年皆咎其欺也

發明既曰霖雨則鹽池固多敗矣而反稱美祥何哉故綱目於此特以度支奏瑞鹽書之一以著韓滉之欺一以著代宗之敝也

冬吐蕃寇鹽夏郭子儀遣兵拒却之○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巳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巳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正巳用刑嚴峻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視東方鄰藩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胡氏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柔愿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事爾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愿因循之謂乎

實齊海登萊沂密六州

名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郯登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萊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東萊沂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曹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澶州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澶淵復鄆二州名復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竟陵郢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敕毀白渠碾磑

敕毀白渠支流碾磑以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磑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衆先公主即日毀之集覽白渠漢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故曰白渠按地志古白渠在京兆碾磑注見中宗神龍二年質實白渠注見漢武帝太始元年

書法小事耳何以書美無私也於是昇平公主有二磑請存之上曰汝識吾意當為衆先遂毀之書敕所以美代宗也

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待之如初質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羊武谷未詳處所

吐蕃寇靈州質實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夏六月隴右獻猫

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之

集覽 同乳人喻反育也

正誤 猫鼠同乳今按人及鳥生子曰乳人喻切猫鼠異類安得同産乳當從上聲謂鼠子亦飲猫乳也

質實 隴右節度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崔祐甫萬年人沔之子

書法 猫鼠同乳此反常妖異之物而獻以為瑞故書以譏之耳然賀與不賀又足以覘常衮崔祐甫之賢否也

秋吐蕃冦鹽慶又冦銀麟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質實鹽慶二州名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慶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義渠銀麟二州名銀注見明宗長興四年麟注見玄宗開元九年

○八月葬貞懿皇后

上悼念后不已殯內殿累年至是始葬

書法武惠妃薨書追謚貞順皇后而不書葬此則昌為不書追謚而以葬書譏過制也於是上悼念不已殯內殿累年至是始葬雖正后不及是矣綱目不書追謚而從長孫皇后葬例書之使若正后然者所以譏也唐自長孫氏而下無后書葬者矣於是特書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胡氏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胡氏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其子儀之謂乎

質實

杜黃裳萬年人旋踵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如父以功賜姓李

書法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媿之多矣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質實 琉璃盤貨源云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國凡十種色為器者以自然灰治之近世亦有火成者光澤盖不減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下